

第二次美國革命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by John D. Rockefeller 3rd

朱 炎 譯

第二次美國革命

約翰·洛克斐勒 著

朱 炎 譯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by John D. Rockefeller 3RD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John D. Rockefeller 3rd

Copyright ©1973 by The JDR 3rd Fund, Inc.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Hsin Ya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Taipei, Taiwan.

First Printing

1975

第二次美國革命

著者：約翰·洛克斐勒

譯者：朱

發行人：曾

發行所：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者：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一〇八七號

臺北市懷寧街八十二號

電話：三三一〇二一五

劃撥帳戶第一三二九四號

定價：新臺幣二十五元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初版

譯者序言

這本書響亮的標題跟其作者約翰·洛克斐勒的大名連在一起，很容易使讀者發生錯覺而將它誤認爲是一個社會名人的應景或玩票之作。其實，這本書中沒有一句浮言泛語，其所討論的，都是美國人當前的切身問題；加之觀察入微，例證確鑿，分析客觀而翔實，實不愧爲一位篤實的美國社會工作專家畢生精力的結晶。

書中提出人口、貧窮、教育和都市等問題，說明第二次美國革命的必要性；又舉出青年、黑人和婦女解放等運動，來顯示第二次美國革命已然開始。該書的作者，顯然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他認爲，美國正處於一個歷史的轉捩點上。面對當前這個變局，美國人「非但不要被社會問題壓倒，反而要充滿解決它們，從而促成一個仁愛社會的信念。」他並認爲，美國人應該主動而積極地接受並介入這個變遷的潮流，因爲變遷的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狀況；變遷的缺少，則是一種死亡的形式。」而盲目地抗拒這個潮流，是一項螳臂擋車的愚行。

這本書顯示：第二次美國革命的根源，在於第一次美國革命與工業革命之間兩種價值的衝突。也就是說，照目前的發展看，工業革命之重物質、重商業的價值觀念，已在嚴重地威脅着美國建國的理想。因此，第二次美國革命，可說是美國傳統價值的再肯定。「美國獨立宣言」中所期望的，是一個「以人爲中心的社會，而不是一個環繞着物質主義和產生一致行動但缺乏個性與創造性的大機構而建立的社會。」該書作者呼籲美國人認清青年、黑人與婦女運動的本質，是在

要求排除唯物主義和「經濟人」的偶像、重建一個將人道置於物質之上的民主社會。所以，應該盡量設法將這些運動導入正軌，而不應該橫加阻擋。

他並提醒美國人：美國正置身於新生與毀滅的分水嶺上。如果美國人能夠認清時勢，積極地貢獻已身於大我的福祉，他們就可以獲得新生，乃至達到其建國元勳們所追求的理想；反之，如果美國人忽視或排拒當前變遷的潮流，則人道主義的第二次美國革命，勢必為一場毀滅性的暴亂所取代。

誠然，第二次美國革命一書所討論的，都是一些美國本身的問題，而其中如黑人運動與富家子弟的反叛等，更是美國所特有的社會現象。然而，該書也提出了一些對整個人類的前途極具意義的論點。譬如，書中曾屢次聲言社會人士「對人道主義的考慮常屈居於科學、技術和經濟進步等目標之下」的不當。再如，談到人口與污染的問題，該書特別引用「太空船世界」(SpaceShip Earth)的隱喻，來說明地球像個人造的太空船，雖然能夠自給自足，但却有兩個不能忽視的限制：上面的居民不能超過某一定度，而其維生的資源之濫用也有其一定的限度。書中要求實業界本着利人利己的認識和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為大我貢獻小我、積極參與社會工作的言論，尤其發人深省。

總之，第二次美國革命不但是美國研究界應該一讀的好書，就是對所有關心當今世界諸類問題的人士來說，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朱 炎 謹識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五月廿一日

我如何介入問題的研究

這本書是我所從事過的最艱巨的工作之一。當我寫完它的時候，不禁自問怎麼會介入這項重大的研究。我覺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或許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瞭解。

開始的時候，我原是懷着一番頗為輕鬆的心情，想寫一本有關慈善事業的書，因為四十餘年以來我始終都在從事這項工作。雖然慈善事業在美國一直都是有一股獨特而積極的社會力量，却並不太受世人的瞭解與欣賞。我想把很多驚人的事實公諸於世。

由於我在慈善事業方面工作了這麼多年，故能跟今日社會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有實際而廣泛的接觸。這個背景和近年來兩項重要經驗，使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能够另闢蹊徑。我漸漸意識到，我的本意並不在於討論慈善事業的本身，而是想廣泛地探討與慈善事業攸關的主題——當今的社會問題與變革的潮流。

當我試着去瞭解那曾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甚囂塵上的青年運動時，一條寬敞的門徑，更確切地開放在我的心際。我的介入也許是始於一九六八年初某日，在我和英國駐聯合國代表開羅登爵士（Lord Caradon）一起吃午飯的時候。他和我對世界的人口問題都具有長期的興趣。這是多

少年來我在慈善事業上的主要興趣之所寄，而開羅登爵士的外交生涯也使他成爲世界各地人口過剩的見證人。

當時世人雖對人口膨脹的關切日增，却没有幾個政府會施行跟其所面對之問題的嚴重性與複雜性相稱的計劃。我問開羅登爵士，對問題之肆應，有何高見。

他說他尚不能做確切的回答，但有一點看法，或與此事不無關聯。他說：「一方面，我們的世界正面臨着三個根本的問題——貧窮，種族，和人口問題。另一方面，很多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社會意識，使他們對這三個和其他問題極爲關切。而世界各地年輕人正在騷動不安之中。」他並問道：「不知是否能找出二者的關係來？」

在這次談話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青年人持續的騷動，特別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暴亂，更使我覺得開羅登爵士的觀點甚有道理。而後我又被邀請在「人類家庭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Family of Man) 一九六八年十月舉行的周年晚餐會上發表主要演說。我接受邀請，而且出乎社友們意外地，講的是「青年革命」。

當時我才真正開始對此一問題的本身漸漸具有廣泛的體驗。除了本身是個父親，喜愛年輕人而又關切困擾他們的問題而外，我並不具備談論「青年革命」的條件或特殊的知識。我意識到，爲了要試着去瞭解正在發生的一切，我得從頭開始，跟很多老少人士談話。

我在演講中說，青年運動，無論就導使活力與創始精神去影響我們廣大的社會問題，或就激起解決問題時所必需的變革等方面來說，都是一股決定性的力量。有鑑於此，我在當時和現在所關切的，就是如何去結合老一代人的才智和力量與年輕人的精力和責任感。

那次演說似乎頗受歡迎。我在這方面的介入也越來越深。此後並就此問題發表了更多的談話

和文章。爲了實行自己的主張，我並發起組織一個「青年工作隊」。這是針對社會問題發展青年與「制度當局」間之具體合作計劃的一個專家團隊。這個團隊組織發起兩項由「丹尼爾·楊克勞維其公司」(Daniel Yankelovich, Inc.)主辦之青年與實業界領袖們的意見調查。而事實證明，這類調查對我們和其他人的工作，都極爲有用。這個工作隊以後爲一個「青年工作計劃」所代替。後者是由年輕人所組成，賴以補充提供一些合作的構想。

不久我又開始另外一項漸次擴大的體驗，雖然它原屬於我的本行興趣之一。一九七〇年，我被任命爲「人口增長及美國未來委員會」(the U.S.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的主席。該會在兩年中達成了國會交付之範圍甚廣的工作任務。該會之組織，代表着男女老幼和少數團體等各界人士。而委員與職員之間相互調換的自由，也頗值得注意。經由大規模的合同研究計劃，和經常在華盛頓和全國各地所舉辦的聽證會，我們盡量聽取各方的意見。因爲我們的參考資料，需要有關人口成長對於經濟、政府對各階層的服務、污染與環境、教育與福利、人口分佈、社會傾向和其他各方面之影響的研究，這些集思廣益的意見是不可缺少的。這個兩年工作的結果，不但在增進世人對社會問題的留意與瞭解上起了極大的激勵作用，而其本身在實際參與的民主政治中，也是一項真實的體驗。

在這些和另一些最近的經驗中，我越來越覺得，舊的型態在崩潰，新的型態在發展，而變革之必要，並非爲了變革的本身，而是因爲我們必須滿懷希望與自信，主動地去掌握自己的問題、需要、和機會。時至今日，我已獲致一些令我感到興奮而刺激的印象、觀念和方向感。

我相信，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中的一個轉捩點上。簡言之，我的主要論點是：我們非但不要被社會問題壓倒，反而要充滿解決它們，從而促成一個仁愛社會的信念。然而，這種信念的建

立，全在於一般美國人都能對國內發生的一切具有責任感，在於他們看到並瞭解光明的遠景進而獻身去達成它的能力。這種信念、責任和義務應能在未來數年中成爲我們二百周年的精神實質和推動力。我認爲這是紀念美國獨立和建國兩百周年的最佳方式。

試圖去捕捉並表達我所歷練過的學習經驗，特別是當我要探索那些我在事先瞭解甚少的研究範圍時，確實有點困難或冒失。但是我相信，不能光靠專家去爲我們社會辨別方向，在我們周圍迴旋變遷潮流中尋出模式和意義的時間，已然來臨。每個人必須去盡力瞭解。對我來說，這本書是自我介入的另一步驟，而且我確認自己的學習經驗是方始未已。

當我結束這本書時，我深切地感受到對個人開創力的另一次強有力的肯定。在題爲「人類家庭」的演講中，我促請每個人都

……親自而主動地介入這個時代的偉大行列之中，而不要覺得自己是巨浪中委頓無力的犧牲品。治療絕望的特效藥，就是自我的參與……。

在我自己試圖瞭解與介入時，我所做的思考，遠比當我先前把慈善當作一事業時所作的思考長久而深切。我曾跟無數人交談，我曾閱讀遠遠超過我素常讀書習慣的分量，我曾廣泛地旅行，也曾比以前更用心地聽取別人的意見。我未曾要求確定的答案，只要求個人的意見、誠實的問題和對它們所作的誠實的思考。

約翰·洛克斐勒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誌於紐約

第一卷

革命的源起

目 錄

緒 言 我如何介入問題的研究 V

第一卷 革命的源起

- 第一章 變遷的潮流 一
- 第二章 第二次美國革命 七
- 第三章 黑人扮演的角色 一三
- 第四章 青年人扮演的角色 二一
- 第五章 衝突中的諸類價值觀念 二八
- 第六章 新的價值觀念 三四
- 第七章 穩健派人士所扮演之決定性的角色 四一

第二卷 一些重大的課題

- 第八章 基本的挑戰 四九
- 第九章 各機構的自我更新 五六
- 第十章 着眼於一種合乎人道精神的資本主義 六三
- 第十一章 團體的責任 七四

• 錄 目 •

第十二章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八一
第十三章	一個施與的社會	九三
第十四章	一個學習中的社會	一〇九
第十五章	一個計劃中的社會	一一九
第十六章	人道主義的政治	一三〇

第三卷 個人的看法

第十七章	一些樂觀的理由	一三七
第十八章	個人進取精神的真義	一四二
第十九章	人生的品質	一四八

第一章

變遷的潮流

當我考慮我們的社會狀況的時候，狄更斯雙城記中的一段，常會映入我的腦際。它可能是所有的書中最惹眼而又激發思想的第一段：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世紀，那是懷疑的世紀，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那時我們面前什麼都有，那時我們面前空無一物……。

把描寫法國革命時期的這一段拿來描述我們這個時代，可能同樣恰切。因為這也是個具有迅速變遷和歷史遞嬗的時代，而其變遷與遞嬗的結果，可能是人類生存的一個較高的境界——也可能是混亂和絕望。

在今日的美國，我們周圍發生的變遷，是那麼令人困惑、複雜，而看來又似乎超出我們的影響能力。社會分析家艾文·托福勒 (Alvin Toffler) 曾照實地寫過被變遷速度壓過的危險，並把「未來之震撼」(future shock) 的觀念引入大眾的習語之中。

我們都須要容認這個現象，依之發展成爲一種對未來遠景的意識。明確地說，變遷就是一種

生命的狀況；變遷的缺少，則是一種死亡的形式。因此，固執而盲目地抗拒所有的遷變是無益而愚蠢的。有好多人採取這種態度，結果遭遇挫敗。另一方面，那些一味耽於變遷之中的人，也同樣是愚蠢的。在一個我們有被變遷所淹沒之虞的世界裡，只為變遷本身而掀動變遷，也是毫無意義的。

在日益增漲的變遷已成氣候的今日，我們主要所關心的，不應該是如何去躲避它，而是如何去將之導入明確的方向。它並不必然是否定、可怕或禍害的。我們也不必自視被誘陷在一輛加速而目的不明的機車上。我們可以設法調節速度，也能影響其目標。我們必須正視變遷的現象，試着去瞭解它，感受它強烈的掃襲。

在我為瞭解今日現實所做的努力中，我越來越能接受這種觀點：在美國，我們正處在一次革命的初期——變遷的潮流已經深沉到可以在本質上被視為革命性的而不為過。

當然，這種看法，並非我的創見。好多殷實而負責的觀察者都認為，即使不贊成，也該對之重視。它也許是在一九七〇年來出版的兩部書裡最顯著地進入羣衆意識之中。在其中一部，名為沒有馬克斯或耶穌 (Without Marx or Jesus) 裡，法國作家張佛郎斯瓦·勒拜爾 (Jean-François Revel) 認為：

二十世紀的革命將在美國發生。它只能在那裡發生。而且它已然開始。它是否能在世界到處成功，端賴其能否在美國成功。

在另一本名為美國的新生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的書裡，查爾斯·賴克 (Charles Reich) 寫道：

一次革命漸漸接近。它將不像過去的革命……。它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展開來，而使我們

的法律，機關和社會結構也都在改變之中。

雖然有過分簡化之嫌，我仍要說，促使社會發生革命之變遷的，不外兩個主要的因素。一個因素是人民——不管個人或羣體，都關心正義、自由和接受其在社會中應得的一份成果。另一個因素則是不具人格而物質主義的——它源自經濟成長，新知識和技術性的革新，以及國際間的競爭。

這兩個因素彼此的關聯很複雜，時而一致，時而衝突。譬如，就像我在後面幾章所談論的，物質的進步使人們能夠超過對基本生活的注意，進而關心生活的意義。但是它也造成了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人們的心目中正是構成革命性之變遷的要素。

我已決定管這個正在浮現中的革命叫做「第二次美國革命」，借以將之下錨於時空——此時此地——關係之中。而它也顯示了一個事實：其歷史的根本，深植於兩百年前在本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之中。由這次運動的內容來看，我覺得沒有比稱之為一次人性革命更達意更正確的。因為它發源於上述變遷的因素——人們的欲求、需要和熱望。它具體化了那個要創造以人為中心的社會、並納經濟與工藝變化的勢力而為人性價值所用的願望。它的境界顯示：那些賦於人生以更高意義的理想與目的，如今可能終於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借用人本主義之字典定義，這次革命的首務，在於「謀取人類的福祉，激發對人類同胞的興趣與關懷。」它是尋求「以人類興趣或價值為中心的一種主義，一種人生態度，或生活方式。」我相信此與勒拜爾與賴克所見相同。

勒拜爾寫道：一次真正的革命就是

一項社會、文化、道德甚至藝術的轉變。社會階級之間的關係因之得能被重新考慮，個人與

個人之間的關係得能修改，而家庭變化的觀念、工作的價值乃至生存目標之本身，均得被重新考慮。

賴克則寫道：革命

預期一種較高的理性，一個更具人情的社會，和面目一新並獲解放的個人。其成就的極致，將是一個清新而耐久的整體與美感——人對其個人、對別人、對社會、對自然、以及對土地的一種更新的關係。

「革命」一辭，已被濫用，而尤以在廣告世界中為然，但讀者必須要瞭解：此處所考慮的才是名符其實的革命。它含有兩項適切的意義——其一，是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革；另外，則是某政府或統治者的推翻及取代。一次真正的革命可能包含二者之一，或二者先後發生。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政治上的變亂和暴動並非必要的條件。

照其定義看，一項人道主義的革命不可能是暴亂和破壞性的；如果它變為暴亂，它將失却其途徑與意義。賴克的信條是：此項革命「將不賴暴力而成功，也不能成功地為暴力所抗拒。」

然而，我知道，真正的革命幾乎對每個人都是個「嚇人的字眼」，是象徵的危險信號。其實倒也不必然如此。但是對於很多人，它却意味着困難的重新調整，不安頓的情況，為遷就新異與未知而對舒適與已知的侵蝕。這都是些現實的考慮，而我們也可以瞭解那種一切都將過去的願望，和事情並未那麼糟而自己固要活也須讓人活的想法。但是眼前進行着的這種運動，是不能被任何力量、命令或願望所阻擋得住的，就像沒人能使風靜止一樣。

我要說明一點：在企圖認知活躍於當今社會中的那些勢力時，我並無意尋求一次革命。洛克斐勒這個名字，並不暗含革命者的意思，而我的生活境況已然助成一種小心謹慎而近乎保守的態

度。我並不熱衷於浪漫不實的口號。我是個一向言行一致的共和黨員和共和黨候選人們的支持者。

可是當一個人一旦確認一次具有實在潛力的革命已然發生，他就無須再為嚇人的字眼煩心，而要開始去考慮如何才能助成那個必然的結果。若是沒有目的感的匡正，人類社會變遷的爆炸力量，極易招致社會的崩潰。但是專注於人道主義而關懷萬民生活之品質的革命，就可提供這種目的感。它能給予脫走出站的變遷機車以方向。

當然，革命的存在尚不能在實驗室中證明或表示出來，主要是因為目前它仍然缺少一貫的條理。但它却不是空論。在馬克思的作風裡，也沒有嚴緊的理論，更無歷史的鐵律。這次革命是由根部發生，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它正發生在千萬人的心田和腦際，應乎一個開放的民主制度之需要。

這類具有廣大基礎的運動，必須要有領袖，去表達和結合一般人的意願。如果我們要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將需要眼光遠大而有服務熱誠的領袖。他們該知道，革命的存在就是意味着我們要超越解決問題的舊有方法，去面對諸問題基本的相互關係與原因，去重新衡量我們的機構與工作制度。

在中文裡“Crisis”一辭是用「危機」二字來表示，也就是同時具有「危險」與「機會」的意思。在我看來，拿這個中文名辭來形容目前的處境甚為恰切。我基本上很樂觀。但我也看見一個艱困未定的時期橫互面前，有待深切的瞭解和努力。如果我們不去順應它，而去壓制它，這個革命可能會喪失其重視人性的特質。結果可能會是混亂或無政府的狀態，也可能是獨裁的局面——不是專制政體，就是如都市事物教授格樓斯 (Bertram Gross) 所說的「溫和的法西斯主義」